



諸子平議卷七

德清俞樾

晏子春秋

公而而不聽

諫上

樾謹按此但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湎也湎疑
偏字之誤離騷偏規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偏背也公
聞晏子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偏湎同聲又因
本篇言飲酒事遂誤為湎矣
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

子七

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
者未定之詞北人即呼為也茲其證矣荀子正名篇
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為邪問
之詞正與此同

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

樾謹按小爾雅廣言周而也蓋觴各五獻一而而止
故曰周觴五獻

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
樾謹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
約而無告即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無

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字據上文云懷寶鄉有數十
飢氓里有數家以鄉里竝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
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
樂不君矣因奪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懷寶乃
壞室之誤說本王氏念孫讀書雜誌此所謂窮約者
卽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所謂飢餓者卽承飢氓里
有數家而言

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
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燎使足以
畢霖雨

子七

二

樾謹按孫氏星衍音義曰命稟言給之稟也此說與
文義未合又云下云柏則此或臣名說稍近之然亦
非也稟乃官名卽周官廩人也稟廩古字通耳使之
巡行氓間有乏食者周給之正廩人之事

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

樾謹按柏亦官名也與上文命稟一律古柏與伯通
故漢書古今人表伯與作柏譽伯益作柏益伯封作
柏封逢伯陵作逢柏陵是其證也此柏字亦當作伯
管子輕重丁篇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然則此所
謂伯卽左右伯也其職卽古之常伯周書立政篇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文選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是古之常伯猶漢之侍中乃近臣也說文支部彼迨也引周書常伯常任彼訓迨有迨迨之意是此官名本當作彼伯柏竝段字也發金子民出自內府之藏故使近臣將命焉

巡求氓寡用財乏者外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樾謹按外三日而畢五字爲句外當作終字之誤也
古文終字或作終廣雅釋詁曰終竟也終與外相伯
因致誤耳巡求氓寡用財乏者終三日而畢若過三日
日是不用令將治以罪故曰後者若不用令之罪下
文云三日吏告畢上是適如其期無敢後也
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子七

三

樾謹按三謂三日四謂四日人則以三日爲期士則稍優容之以四日爲期皆使得辦裝也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

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曰元人刻本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一作職計算之上師算之明沈啟南本與此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筮之士師筮之念孫按羣書治要是也筮隸書策字也據下文云請從士師之策

則本作策之明矣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

樾謹按王氏說非也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文義甚明若作策之則義轉晦矣王氏謂以策書諫無論以策書諫不可僅謂之策且亦豈待令三出而始諫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若令三出而始諫轉病其諫之晚矣蓋晏子原文正作莫之從傳寫奪從字則莫之二字於義未足後人因下文有請從士師之策句以意妄改之或爲策或爲算禮記仲尼燕居篇注曰策謀也文選運命論注引倉頡曰算計也是策算義相近疑下文請從士師之策或作請從士師之算後人各據所見本改之耳不作策而作策者因策字之形與莫字不類也卽此可知原文之作莫矣晏子曰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詰兩莫之從者而言凡古書之義必求其安未可喜新而厭故也

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

王氏讀書雜誌曰立惡本作去惡去惡斯可以禁暴今作立惡則文義反矣羣書治要正作去惡

樾謹按王氏說非也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惡若改立惡爲去惡則上句立愛之文又不可通必

改爲立善始得矣禮記祭義篇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愛立惡義與彼同不當改立爲去羣書治要作去惡乃後人不知立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

樾謹按今有之家文義未明上文云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當云今有車百乘之家傳寫奪之耳

置大立少亂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從羣書治要作置子立少非也下

子七

五

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竝以長少對言則此文亦當作置大立少國語周語曰是以小怨置大德也韋注曰置猶廢也然則置大立少猶云廢大立少正與廢長立少同義晏子原文疑本作置大立小亂之本也大與小對猶長與少對也後人因下文立少字兩見因亦改爲立少耳少小音義竝相近故易淆亂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少退注云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特牲饋食禮挂於季指注云季小也釋文

作季少竝其證也王氏不知少爲小字之誤而反以置大爲置子失之矣

使史固與祝佗

樾謹按衛祝鮀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衛人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佗字之誤昭二十年左傳君益誅於祝固史闕此云史固祝佗卽彼祝固史闕也祝史互錯與佞聲近而誤耳

使君之年長于胡

樾謹按胡者蓋謂齊之先君胡公靜也詩齊譜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謚法保民耆艾曰胡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爲祝祠而史記乃有見殺之說或傳聞之異不足據也

今君若設文而受諫

樾謹按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爲悅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

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

樾謹按國中之寒者何限必人人衣之以裘勢必無以給之且文王之民老者衣帛而已未聞其衣裘也出裘當作去裘意林作公乃去裘是也公本被狐白之裘聞晏子之言不安於心命左右之人爲之去裘

故曰乃令去裘也發粟與飢寒本作發粟與飢人因去裘誤作出裘遂改飢人爲飢寒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此文又因飢寒二字於文末安於飢寒下增者字皆非晏子原文也文選雪賦注引作以與飢人可據以訂正

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

懃謹按孫氏音義曰申田疑人名此不然也申田官名也申當爲司史記畱侯世家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古

千七

七

通用申田卽司田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管成請立爲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

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

懃謹按晏子問支解人從何軀始而公遽云從寡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矍然曰從之從卽縱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

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

諫下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言一妾男子能書記者卽成讞矣此說非也一妾男子不可止曰一妾疑妾字之誤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未滑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

今東鷄豚妾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與此同

樾謹按得字義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趙世家未嘗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畱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尋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

子七

八

往往相混

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

樾謹按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爲闔襄十七年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語意與此同

未幾朝韋固解役而歸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朝韋固未詳或人名今按韋固人名朝者召也劉向九歎遠逝篇曰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與昭通故亦與召通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未幾召韋固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段朝爲

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鞠韋問三字爲人名則
彼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卽不足見晏子匡諫之
功矣

帶球玉而冠且

樾謹按且當作組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

纓

聾暗非害國家而如何也

樾謹按害下奪治字家下行而字晏子原文本作非
害治國家如何也古而如通用如何卽而何上文公
曰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

子七

九

也明其與治國家有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
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
作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
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

樾謹按流失義不可通問上篇曰臣恐國之危失而
公不得享也疑此文流字亦危字之誤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

樾謹按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景公與晏子登路寢
之臺而望國傳寫奪之耳上章景公登路寢之臺下
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皆一時之事

服牛歿夫婦笑非有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

樾謹按笑當爲哭字之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歿而哭之者爲其有利于己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卽此意也

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閒字不可通疑閭字之誤然閭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閒字本不誤王氏特以閒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閒與國對文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

子七

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鼃之首

樾謹按若治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鼃之首蓋津人始皆驚疑以爲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鼃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治子也古治子親殺鼃擊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若治二字耳爾雅釋水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并無治字後人據誤本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

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

樾謹按二語不可曉孫氏解上句曰同爭一桃而節解下句曰宜言不宜夫同爭一桃何節之有且宜言

不宜則節亦言不節兩句豈容異義乎孫說非也古
治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
其節矣治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卽以
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云云
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處置二桃卽以定
己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

君得合而欲多

問上

樾謹按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孟子梁惠王
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
也上言足於王下言合於王合卽給也君得合而欲

子七

七

多謂所得者既給而所求者彌多也

佞不吐愚

樾謹按吐當作咄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易混若費之
爲賣數之爲敖是也咄者詘之段字從口從言之字
古得相通若詠之爲咏諍之爲喑是也佞不詘愚言
不以佞而詘愚也佞者有才辯之稱故與愚相對正
與上文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一律

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

樾謹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
竄卽出其邦域之外也孫氏音義曰雉奔言捷也未

達其旨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君之通稱故五等之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孫氏必以其爵爲疑泥矣

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

樾謹按大之事小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小之事大其說是也彼周者殷之樹國也乃證小事大弱事強之誼言周之初乃殷之樹國耳及周日強大而爲天子則殷且事之矣微子是也正見魯以弱小而不能事強大之失

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

之道也

子七

七

樾謹按此所謂殷卽宋也宋得稱商則亦得稱殷矣變小孫氏星衍謂疑卽禰小是也變禰音近故段用耳以遠望魯當作以遠望晉左氏傳所謂魯有佗竟走望在晉也因晉與魯形相似此章又論魯事晉字止此一見淺人不察文義妄改爲魯耳晏子之意蓋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所親者宋所望者晉宋既小弱不足爲援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此滅國之道也

廢罪順於民

聽謹按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是謂廢置順於民

不爲行以揚聲

聽謹按古爲僞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云爲本作僞是也不僞行以揚聲言不僞託高行以揚聲譽

中聽以禁邪

聽謹按聽謂聽訟也古謂聽訟爲聽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曰聽議獄也中聽以禁邪言聽訟得中則足以禁邪也尚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然則

子七

三

中聽二字蓋本於尚書矣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夫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中聽則民安也又曰慢聽厚歛則民散聽與歛並言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歛之意

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

聽謹按王氏念孫據羣書治要以居字爲君字之誤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義不倫矣古之君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汙所行則潔是謂不權居以爲行

積豐義之養

樾謹按豐義二字詛不可通義當作羨字之誤也羨
饒也豐羨猶豐饒矣

地不同生

樾謹按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
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爲性
地不同性卽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羣書治要作宜
蓋不知生爲性之段字而改之未足爲據

吾欲和民親下奈何

樾謹按和民當作和臣下文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
使焉云云則臣和矣可證此文民字之誤

子七

齒

聞窶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

問下

樾謹按風者聲也風之所至必有聲故文六年左傳
曰樹之風聲因而古人卽謂聲爲風管子宙合篇君
失音則風律必流風律卽聲律也輕重己篇吹壘簾
之風猶言壘簾之聲也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
高注曰遺風猶遺聲得其義矣此云賢人之風猶賢
人之聲也孫氏曰讀如諷非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

樾謹按廉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兼說文秝部兼持二
禾兼持一禾兼與兼形相侶兼誤爲兼又誤爲廉耳

爾雅釋詁曰秉執也秉政猶言執政景公問晏子人臣執政而能長久其所行何若秉誤爲廉則義不可通矣下文曰廉政而邀亡其行何也誤同

不以威強退人之君

樾謹按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吳人藩衛侯之舍是以威強迫人之君矣故晏子以爲諷也

鍤然不滿

樾謹按鍤當爲歎說文欠部歎食不滿从欠甚聲是歎之本義爲食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歎故

曰歎然不滿

犒魯國化而爲一心

樾謹按犒當爲擣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擣舉手也故引申之有擣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擣然而不下索隱云擣舉也擣魯國化而爲一心猶云擣魯國化而爲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擣魯國盡化爲一此作擣彼作擣文異而義同若作犒則不可通矣

夫偪邇于君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

樾謹按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

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

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樾謹按儉乃歛字之誤上云慢聽厚歛則民散此云

謹聽節歛衆民之術也兩文正相應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

樾謹按既靜矣晏以五字文不可通孫云疑有脫誤是也靜字疑當作請聲近而誤晏當作宴聲近形似

且本書多晏字少宴字故誤也矣衍字以字當在宴字之上其原文云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

句請以宴平公問焉蓋饗禮畢後又行宴禮若昭

子七

夫

二十五年左傳宋公享昭子明日宴是也

考菲履

樾謹按詩山有樞篇毛傳曰考擊也廣雅釋詁文同

此考字亦當訓擊孟子滕文公篇相屨趙注曰相猶叩板也然則考屨與相屨同義孫氏訓考爲成猶未

得也

蠶桑豢牧之處不足

雜上

樾謹按收乃牧字之誤蠶桑豢牧之處不足故下云
繇蠶于燕牧馬于魯也孫氏不知收爲牧之誤反讀

豢爲豢失之矣

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樾謹按依猶因也偶讀爲寓古字通用寓猶寄也依物而偶於政者因物而寄於政也若晏子因築臺之事而寄發粟之政是也孫曰言據事而不違于政未得其義

蚤歲溜水至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說文霤屋水流也溜同霤此說非是下文曰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是水之大如此豈屋霤水乎溜疑溜字之誤齊都營丘溜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溜水火至而爲害也

千七

七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

樾謹按說苑反質篇作賓主之罪也當從之上云旣醉而出竝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醉而不出以賓言不以主言故刪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爲主人則固不應專罪客矣當從說苑補主字

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

樾謹按豈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公自喜託國之得人故曰我豈過哉吾託國于晏子也如今本則語不

可通矣

公曰善哉知苦言

樾謹按知當作如苦當作若皆形似而誤也善哉如若言猶云善哉如若所言

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

樾謹按愚者多悔與不肖者自賢兩意不倫說苑雜言篇載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卽本晏子之言疑此文本作愚者自多傳寫奪自字淺人妄補悔字耳

噎而遽掘井

子七

丈

樾謹按掘井與噎無涉說苑雜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

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

樾謹按方乃與字之誤與本作与隸書方字作方相似故誤也與見國之必侵不若死日與日不若正相應今誤作方則不可通矣

臣請禳而去

樾謹按句末當有之字說苑辨物篇正作臣請禳而去之

爲禳君鴟而殺之

樾謹按說苑作爲君禳鴟而殺之此文君禳字誤倒且無令君知之

樾謹按柏常壽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令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苑作且令君知之蓋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卽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惶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壽比周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

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

樾謹按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

十七

九

以壽三族者以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亦卽能保也說文土部塲保也壽字古作壽與塲並從曷聲故義亦得通矣

免粟之食飽

樾謹按上云食脫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卽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免與脫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膚爲證謂免去卽脫去也而未引晏子此文失之

士之一乞也

樾謹按乞當作既說文皀部既小食也論語曰不使

勝食既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古字竝通士之一既猶云士之一食下文二乞三乞竝同故曰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也

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樾謹按荀子哀公篇竊其有益與其無益楊倞注曰竊宜爲察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釋文曰竊竊崔本作察察蓋竊與察一聲之轉廣雅釋詁曰竊著也釋訓曰察察著也是其聲近義通之證窮不可竊當作窮不可察言窮極之則反無以察矣故國不可窮也

千七

字

召衣冠以迎晏子

外篇重而異者

樾謹按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草冠更受命故此云衣冠以迎王氏念孫謂易衣草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補者誤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四字矣

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

樾謹按毋知有死本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如毋有死者而毋有死也諫上篇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

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誤作知寫者遂移至毋字之下義不可通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樾謹按之字衍文其國以禍四字爲句言國以之而受禍也與上文國受其福相對爲文說詳羣經平議左傳

田無字爲埤矣

樾謹按埤字義不可通疑圻字之誤圻誤爲圻又誤爲埤耳圻者幾之段字隱元年穀梁傳注天子畿內釋文曰畿本作圻然則圻之通作幾猶圻之通作畿

子七

主

也田無字爲圻矣猶曰田無字爲幾矣問上篇曰田無字之後爲幾是其證

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

樾謹按今爲人子下不當有臣字蓋衍文也益成造之意蓋謂忠孝一也故子胥自忠其君耳而天下之父母皆願得以爲子矣今爲人子而父母不得合葬是離散其親戚也親戚謂父母也韓詩外傳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是其證也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非孝矣非孝卽非忠矣故曰足以爲臣乎王氏念孫

不達此意謂有關文非是

臣何敢稿也

樾謹按此稿字與問下篇稿魯國之稿同爲擣之誤字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擣君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擣拂晏子言臣何敢擣言臣何敢有所擣拂乎蓋因公忿然作色故云然

謹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

樾謹按古依隱同聲廣雅釋器曰衣隱也釋名釋衣服曰依依也是隱與依聲近誼通此隱字當讀爲依依君之威以自守正與上社鼠之喻相應

子七

五

由是觀之其無字之後無幾

樾謹按無幾當作爲幾字之誤也問上篇正作田無字之後爲幾可據以訂正
今日吾譏晏子嘗猶保而高極者也

樾謹按嘗乃譬字之誤極乃擣字之誤高讀爲咎以高爲咎猶以咎爲臯尙書臯陶謨釋文曰臯本作咎是其例也墨子公孟篇是猶果謂擣者不恭也此卽保而咎擣之義保爲保體擣者揭衣也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擣鄭注擣揭衣也擣誠不恭保則更甚故曰嘗猶保而咎擣者也

當此之時民無飢

樾謹按飢下常有者字如今本則文義不足說苑政理篇正作民無飢者

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

樾謹按不周當爲不由廢置不由於君前故爲專也疑古本段峒懾之峒爲由其形與古文周字作粵者相近因誤爲周耳

敬見不問其道

外篇不合經術者

樾謹按敬字當作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是苟與亟通苟見猶云亟見孟子萬章篇穆公

子七

五

亟見於子思與此同義亟見而不問其道仲尼所以行也苟字經傳罕見淺人遂加支作敬耳

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

孫氏星衍音義曰一本道作單非王氏引之曰作單者是也單讀爲瘡爾雅瘡病也字或作瘡大雅板篇毛傳曰瘡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路露古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病也

樾謹按王說是矣惟從別本作單而訓爲病事之教似近不詞道乃退字之誤說文辵部退敷也周書曰

我興受其退退事者數事也今微子篇作我興受其
敗經傳遂無退字淺人不知其義見上句有路字因
妄改爲道字耳

公曰合色寡人也

樾謹按合色無義下文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
曰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色上竝無合字合疑否
字之誤否字自爲一句說文一部否相與語唾而不
受也從一否聲公曰吝者深怪其語故先唾而不受
耳

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

子七

三

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

樾謹按孫刻本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彼爲破其實
非也彼黃布者言彼其所捐之布乃黃布也若作破
字則破黃布三字文不成義矣烝棗上亦當有彼字
蒙上而省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樾謹按此下各本均闕孫刻本據太平御覽增而王
氏讀書雜誌謂雜取諸書補入不足爲據因詳錄元
刻又以羣書治要及御覽人事部所引補之洵較孫

刻爲備矣惟此文實見於說苑君道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非其全者王氏不錄說苑何也故備錄于左補王氏徵引所未及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子七

五

諸子平議卷八

德清俞樾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一章

樾謹按常與尚古通史記衛綰傳劔尚盛漢書尚作常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尚作常竝其證也尚者上也言道可道不足爲上道名可名不足爲上名卽上德不德之旨也河上公以上篇爲道經下篇爲德經道經首云道可道非尚道德經首云上德不德其旨一也

子八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樾謹按易州唐景龍二年所刻道德經碑與今本異者數百事此文作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無兩以字當從之司馬溫公王荆公竝於無字有字絕句亦當從之常字依上文讀作尙言尙無者欲觀其徼也尙有者欲觀其歸也下云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空正承有無二義而言若以無欲有欲連讀旣有欲矣豈得謂之空乎

萬物作焉而不辭

二章

樾謹按不辭當就聖人說不當就萬物說方與生而

不有爲而不恃一律河上公注謂不辭謝而逆上非也不辭猶不言卽上文所謂行不言之教者唐傅奕本作萬物作而不爲始畢氏沅謂辭始同聲以此致異奕義爲長然三十四章云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與此章文義相近恐未可舍古本而從傳本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四章

樾謹按說文皿部盅器虛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盅訓虛與盈正相對作沖者段字也河上公訓沖爲中失之第四十五章大盈若沖沖亦當作盅又按或不盈唐景龍碑作久不盈久而不盈所以爲盅殊勝今

子八

二

本河上公注曰或常也訓或爲常古無此義疑河上本正作久也

解其紛

樾謹按釋文河上公本紛作芬然芬字無義此句亦見五十六章河上公於此注云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爲以解釋於彼注云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爲以解釋之注義大略相同則河上本芬字當讀爲忿若以本字讀之則注中結恨之義不可解此章紛結恨也俗刻又譌爲結根而義益晦賴此文兩見注又相同尙可訂正耳王弼本五十六章作解其分注云除爭

原也則亦讀爲忿矣顧歎本正作忿乃其本字芬紛
竝段字耳

谷神不死 六章

樾謹按釋文河上本谷作浴云浴養也然浴字實無
養義河上本浴字常讀爲穀詩小弁篇蓼莪篇四月
篇竝云民莫不穀毛傳竝云穀養也穀亦通作谷爾
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詩正義引孫炎曰谷之言穀
穀生也生亦養也王弼所據本作谷者穀之段字河
上古本作浴者谷之異文王弼不達古文段借之義
而有中央無之說斯魏晉之清談非老氏之本旨

子八

三

抱一能無離乎 十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無乎字唐景龍碑亦無乎字然淮
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
至柔能如嬰兒乎則古本固有乎字又按能如嬰兒
句河上公及王弼本均無如字於文義未足惟傳奕
有如字與古本合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
無爲乎

樾謹按唐景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
爲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其義竝勝當從之愛民治國

能無爲卽孔子無爲而治之旨明白四達能無知卽知白守黑之義也王弼本誤倒之河上公本兩句并作無知則詞複矣天門開闔能無雌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諸句而誤王弼注云言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是王弼本正作能爲雌也河上公注云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是亦不作無雌故知無字乃傳寫之誤當據景龍本訂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十二章越謹按河上公注云爽亡也王弼注云爽差失也然未得爽字之義呂氏春秋尊師篇曰且天生人也而

子八

四

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以口爽與耳聾目盲竝舉正與老子此章同列子仲尼篇曰目將眇者先睹秋豪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澗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然則爽者口病之名故莊子天地篇云五味濁口使口厲爽淮南子精神篇云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疑古語然也新序雜事篇引呂子爽作暗可知口爽猶口暗正與聾盲一律矣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十三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何謂寵辱辱爲下注曰辱爲下
賤疑兩本均有奪誤當云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
爲下河上公作注時上句未奪亦必有注當與辱爲
下賤對文成義傳寫者失上句遂并注失之陳景元
李道純本均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可據
以訂諸本之誤

古之善爲士者

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謂得道之君也則善爲士者當
作善爲上者故以得道之君釋之上與士形似而誤
耳

子八

五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樾謹按蔽乃敝之段字唐景龍碑作弊亦敝之段字
永樂大典正作敝不新成三字景龍碑作復成二字
然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故能
弊而不新成則古本如此但今本無而字於文義似
未足耳

如春登臺

二十章

樾謹按如春登臺與十五章若冬涉川一律河上公
本作如登春臺非是然其注曰春陰陽交通萬物感
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亦未嘗以春臺連文其

所據本亦必作春登臺今傳寫誤倒耳文選閒居賦
注引此已誤

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樾謹按似當讀爲以古以似通用易明夷彖傳女王
以之釋文曰以苟向本作似詩旄三篇必有以也儀
禮特牲饋食禮篇注引作必有似也並其證也而我
獨頑以鄙六字爲句頑以鄙猶言頑而鄙也故傅弼
本作我獨頑且豈可證河上公於頑字絕句之非王
注曰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疑王本亦與
傳本同矣

子八

六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
中有物 二十一章

樾謹按惚兮恍兮二句當在恍兮惚兮二句之下蓋
承上惟恍惟惚之文故先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與
上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四句爲韻下文惚兮恍兮其
中有象乃始變韻也王弼注曰萬物以始以成而不
知其所以歟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
注文當是全舉經文而奪其中有物四字歟據此可
知王氏所見本經文猶未倒也

以閱眾甫

樾謹按甫與父通眾甫者眾父也四十二章我將以爲教父河上公注曰父始也而此注亦曰甫始也然則眾甫卽眾父矣一章曰有名萬物之母二十五章曰可以爲天下母眾父者猶云萬物母天下母也莊子天地篇可以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父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二十三章

樾謹按下道者二字衍文也本作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其下德者失者蒙上從事之文而省猶云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同於

子八

七

失也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可證古本不疊道者二字王弼注曰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絲絲若存而物得其真於道同體故曰同於道是王氏所據本正作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爰以河上公注觀之則二字之衍久矣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二十四章

樾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是河上本作在道王弼注曰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則當作其於道也方與注合今弼本作在道河上本作於道由傳寫互

誤兩失其真矣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二十六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輕則失臣注云王者輕淫則失其臣竊謂兩本均誤永樂大典作輕則失根當從之蓋此章首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終之曰輕則失根重則失君言不重則無根不靜則無君也王弼所據作失本者本與根一義耳而弼不曉其義以失本爲喪身則曲爲之說矣至河上公作失臣殆因下句矢君之文而臆改耳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二十八章

子八

八

樾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聖人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是其本作聖人用之至王弼注曰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則當作聖人因之方與注合今作用者後人據河上本改之耳

或挫或隳

樾謹按挫河上本作載注曰載安也隳危也是載與隳相對爲文與上句或強或羸一律而王弼本乃作挫則與隳不分二義矣疑挫乃在字之誤在篆文作𠄎故誤爲挫也或在或隳卽或載或隳載從𠄎聲在從才聲而或亦從𠄎聲州輔碑載貴不濡是也其聲

既同故得通用矣

以道佐人主者

三十章

樾謹按唐景龍碑作以道作人主者乃古本也河上公注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則河上公本亦是作字若曰以道佐人主則是人臣以道輔佐其主何言人主以道自輔佐乎因作佐二字相侖又涉注文輔佐字而誤耳王弼所據本已爲佐字故注曰以道佐人主尙不可以兵強於天下况人主躬於道者乎後人以王本改河上公本而河上注義晦矣

善有果而已

子八

九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善者果而已當從之王注曰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是其所據本亦作善者故以善用師者釋之今作善有以形近而誤

不敢以取強

樾謹按敢字衍文河上公注曰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注中不以二字卽本經文其果敢字乃釋上文果字之義非此文有果字也今作不敢以取強卽涉河上注而衍王注曰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亦不以二字連文可證經文敢字之衍唐景龍碑正作不

以取強當據以訂正

果而勿強

樾謹按傳奕本作是果而勿強當從之上文云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又云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皆言其果不言其強故總之曰是果而不強正與上文果而已不以取強相應讀者誤謂此句與果而勿矜諸句一律遂妄刪是字耳唐景龍碑亦有是字當據增

道常無名

三十二章

樾謹按常與尙通說見首章道尙無名者言以無名

子八

十

爲貴也河上注王注並非三十七章道常無爲義同知止可以不殆

樾謹按唐景龍碑無可以二字是也王注曰知止所以不殆也蓋加所以字以足句而寫者誤入正文故今河上公本作知之所以不殆此作可以者又所以之誤矣

衣養萬物而不爲主

三十四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愛養此作衣養者古字通也蓋衣字古音與隱同故白虎通衣裳篇曰衣者隱也以聲爲訓也而愛古音亦與隱同故詩烝民篇毛傳訓

愛爲隱孝經疏引劉炫曰愛者隱惜而結於內不直訓惜而必訓隱惜者亦以聲爲訓也兩字之音本同故愛養可爲衣養傳奕本作衣彼則由後人不通古音不達古義率臆妄改耳開曲而大笑也蓋誤耳是以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三十八章樾謹按無爲與無以爲似無所區別下文云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夫無爲與爲之其義迥異而同言無以爲其不可通明矣韓非子解老篇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蓋古本老子如此今作無以爲者涉下上仁句而誤耳傳奕本正作不

子八

下士聞道大笑之

四十一章

樾謹按王氏念孫漢書雜志曰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本皆作大而笑之今按王說是也下士聞道大而笑之與上文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兩句相對傳奕本作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下士聞道而大笑之蓋誤移兩而字於句首然下句之有而字則尙可籍以考見也而勤行之是勤而行之之誤然則而大笑之是大而笑之之誤可以隅反矣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
虛也王弼注曰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發不立不施
故若偷匹然偷匹之訓於古無徵義亦難曉豈王氏
所據本偷或作偷邪以韻求之固不燮矣河上公蓋
讀偷爲偷說文手部偷引也故解爲若可偷引又因
其義未足加使空虛三字以足成之非經旨矣今按
建當讀爲健釋名釋言語曰健建也能有所建爲也
是建健音同而義亦得通健德若偷言剛健之德反
若偷惰也正與上句廣德若不足一律

子八

三

禍莫大於不知足 四十六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此句之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
據韓非子解老篇則此句當有惟韓子作禍莫大於
可欲誤也其上文曰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
罪也則本是罪字明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 四十八章

樾謹按常乃當字之誤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治天下
常當以無事疑河上原注作治天下當以無事後人

因經文譌作常因於注文增入常字耳

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四十九章

樾謹按爲天下渾其心下河上公木有百姓皆注其耳日七字王弼本當亦有之故注云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是可證其有此句也注有各用聰明四字在爲天下渾其心句下正解百姓皆注其耳目之說而經文奪此句當據河上公本補之

入軍不被甲兵 五十章

樾謹按被河上公本作避據韓非子解老篇云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則甲兵以在己者言自當以作被爲長

子八

三

兵無所容其刃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宐之用也兵無所容其刃言兵無所用其刃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大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容與庸通庸爲用故容亦用也

塞其兌 五十二章

樾謹按兌當讀爲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闕來風闕從兌聲闕可改作穴兌亦可改作穴也塞其穴正與閉其門文義一律

是謂盜夸 五十三章

樾謹按夸字無義韓非子解老篇作盜竽其解曰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盜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蓋古本如此當從之

蜂蠶虺蛇不螫

五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毒蟲不螫注云蜂蠶虺蛇不螫是此六字乃河上公注也王弼本亦當作毒蟲不螫後人誤以河上注羸入之

猛獸不據

子八

四

樾謹按據當作虞說文豕部虞鬪相凡不解也从豕虍豕虎之鬪不相捨一曰虎兩足舉焚則於猛獸言不虞正與於毒蟲言不螫同今作據者良字耳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五十五章

樾謹按全字之義未詳王注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說殊未安河上公本全作峻而其注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山精氣多之所致也是以陰字釋峻字玉篇肉部腩赤子陰也峻卽腩也疑王氏所據本作全者乃全字之誤全者陰之本字蓋陰陽字本作全易其從自者陽則山南水

北陰則山北水南竝以地言非會易之本義也老子
古本蓋從古文作會而隸書或作會武梁祠堂畫象
陰字左旁作會是也會字闕壞止存上半則與全字
相似因誤爲全矣是故作會者老子之原文作全者
會之誤字作峻者其別本也王氏據誤本作注不能
訂正遂使老子原文不可復見惜之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樾謹按此下本有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二句後人
因已見於五十二章而刪去之耳淮南子道應篇引
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子八
五

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是古本有此二句之明證
且用其光復歸其明正見物不可終壯之意故下文
曰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今脫此二句則與
下文之意不屬矣文子下德篇曰知和曰常知常曰
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元同用其光復歸其
明亦有下二句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五十七章

樾謹按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二章曰吾何以知
衆甫之癡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癡

哉以此竝用以此二字爲章未結句是其例矣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爲一章今誤合之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五十九章

樾謹按困學紀聞卷十引此文兩服字皆作復且引司馬公朱文公說竝云不遠而復又曰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爲復今按韓非子解老篇曰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眾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然則古本自是服字王說非

子八

去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六十一章

樾謹按古以字與而字通周易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昭十一年左傳曰桀克有緒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孟子告子篇曰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竝以而互用是其義同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猶曰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兩

句文義無別疑有奪誤當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蓋卽承上文而申言之一句作以一句作而以而互用正與前所引諸文一律因下文有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句兩大國字適相連屬古人遇重文每省不書止於字下作二畫識之此文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古本兩大國字不重書止作大二國二後人傳寫奪之因以大國字屬下句而以或下而取四字爲句并上句小國字亦刪去之使兩句一律而其誼不可曉矣

子八

七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六十二章

繼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人閒篇引此文竝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是今本脫下美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繼謹按唐景龍碑及傳奕本竝作求以得正與有罪以免相對成文當從之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九字爲句乃設爲問辭以曉人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言人能修道則所求者可以得有罪者可以免也不曰字邪字相應猶言豈不以此邪謙不敢質言也

下云故爲天下貴則自問還自答也河上公本不曰
誤作不日因曲爲之說曰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
於身失其義矣

報怨以德

六十三章

懃謹按論語子路篇以德報怨朱文公集注曰或人
所稱今見老氏書然老氏之意實不如此第三十六
章云將欲翁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疆之將欲
廢之必故興之第四十二章云故物或損之而益或
益之而損此云報怨以德其旨一也下文言圖難於
易爲大於細夫圖難於易善於圖難者也爲大於細

子八

六

善於爲大者也爰則報怨以德正深於報怨矣第七
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老子之說大抵如此
朱文公引以證論語或人所稱失老子本旨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六十七章

懃謹按韓子解老篇作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
長事器異文或相傳之本異或彼涉上文事無不事
句而誤皆不可知至故能下有爲字則當從之蓋成
器二字相連爲文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杜注曰成國大國昭五年傳皆成縣也成縣亦
謂大縣然則成器者大器也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

可爲也爾雅釋詁神重也神器爲重器成器爲大器
二者竝以天下言質言之則止是不敢爲天下先故
能爲天下長耳乃上言天下而下變文言成器古人
自有此例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
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顏淵所附本是
夫子因上句言夫子故下句變文言驥尾顧氏炎武
謂是同避段借之法是也自宋以來儒者不以修辭
爲事莫窺斯祕矣

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八章

樾謹按此文王弼無注河上公以是謂配天四字爲

子八

五

句注云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三字爲句注云
是乃古之極要道也然此章每句有韵前四句以武
怒與下爲韵後三句以德力極爲韵若以是謂配天
爲句則不韵矣疑古字衍文也是謂配天之極六字
爲句與上文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一
力其衍古字者古卽天也周書周祝篇曰天爲古尙
書堯典篇曰若稽古帝堯鄭注曰古天也是古與天
同義此經配天之極佐本或有作配古之極者後人
傳寫誤合之耳

故抗兵相加衰者勝矣

六十九章

樾謹按哀字無義疑襄字之誤史記梁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哀王立據竹書紀年無哀王顧氏曰知錄謂哀襄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又按秦哀公陳哀公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作襄公是二字之相混久矣襄者讓之段字周官保氏職鄭注襄尺釋文曰襄音讓本作讓是古襄讓通用上文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吾不敢進寸而退尺卽所謂讓也故曰抗兵相加讓者勝矣亦卽七十三章不爭而善勝之意因段襄爲讓又誤襄爲哀故學者失其解耳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一章

子八

三

樾謹按上文已言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又言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則文複矣韓非子喻老篇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當從之蓋上言病病故不病此言不病故無病兩意相承不病者不以爲病也韓非所謂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是也無病則莫之能病矣此越王所以霸武王所以王也

常有司殺者殺 第七十四章

樾謹按常當作尙與第一章非常道非常名諸常字同尙者上也上有司殺者謂天也河上公注曰司殺

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是正作上字解

木強則兵 七十六章

樾謹按木強則兵於義難通河上公本作木強則其更無義矣老子原文本作木強則折因折字闕壞止存右旁之斤又涉上句兵強則不勝而誤爲兵耳共字則又兵字之誤也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卽此章之文可據以訂正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七十章

樾謹按賢下當有乎字其不欲見賢乎文義方足乎者語之餘古人多不著於文字而使讀者自得之尙書西伯伐黎篇我生不有命在天據史記則句末亦有乎字而經文無有卽其例矣

無德司徹

樾謹按古字徹與徹通二十七章善行無徹迹釋文作徹引梁注曰徹應車邊今作彳者古字少也然則此文徹字亦與彼同矣有德司契無德司徹言有德之君但執左契合符信而已無德之君則皇皇然司察其徹迹也河上公解善行無徹迹曰善行道者求木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徹迹此卽可說無德司

徹之義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八十章

樾謹按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宣秉傳注曰匍
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其器物故通謂生之
具爲什物爨則什伯之器猶言什物矣其兼言伯者
古制法以百人爲伯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
卒四卒成衛曰伯是其證也什伯皆士卒部曲之名
禮記祭義篇曰匍旅什伍彼言什伍此言什伯所稱
有大小而無異義徐鍇說文繫傳於人部伯下引老
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佰其用器謂兵革之屬得其
解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兩

子八

主

句一律下文云雖有舟輦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
陳之舟輦句蒙重外不遠徙而言甲兵句蒙什伯之
器不用而言文義甚明河上公本什伯下誤衍人字
遂以使有什伯四字爲句失之矣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第八十章

樾謹按此當作信者不美美者不信與下文善者不
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文法一律河上公
於信者不美注云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是
可證古本正作信者不美無言字也於美言不信注
云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疑

此注爲後人增益其原文云美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自經文誤作美言不信後人因改注文美者爲滋美之言者不詞甚矣

諸子平議卷八

子八

三

此注爲後人增益其原文云美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自經文誤作美言不信後人因改注文美者爲滋美之言者不詞甚矣

諸子平議卷九

德清俞樾

墨子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親士

樾謹按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
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
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氏沅校注
曰抑安也猶曰安其大醜於文義未得

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

子九

一

樾謹按內當作衲卽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
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
體作衲又闕壤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說
曰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殊失其旨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詬詬焉可以長生保國
樾謹按王氏念孫斷焉字下屬爲句謂焉猶乃也其
說是也支苟二字畢云疑誤今按支苟乃積樾二字
之假音說文未部樾積樾也徐鍇曰積樾不伸之意
然則積樾者詬詬殆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凌壓而
不得伸亦必詬詬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上

必有詬詒之下是也

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

臆謹按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五維此其
鈇銛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
井四喻正承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
𠄎近字古文作𠄎篆書作𠄎兩形相似而誤禮記大
學篇舉而不能先乃近字之誤與下退而不能遠
相對成文說詳羣經平議可以與此互證

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

臆謹按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

子九

二

上已當爲人已之已此文本文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
取同已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已謂與已意同也聖
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已意同故曰夫惡有
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
爲之說非是

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

臆謹按逝當讀爲溼古字通也詩有杖之杜篇噬肯
適我釋文曰噬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作溼猶逝之
通作噬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睢溼楚辭湘夫人篇
夕濟兮三澨杜預王逸注竝曰溼水涯溼淺與谿陝

對文因反逝爲濫其義遂晦王氏引之謂逝當作遊亦未免不求之聲而泥其形矣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

簡身

越謹按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卽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旣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

子九

三

義同或它本自有作君子者而馬氏誤移作首句傳寫者乙正之仍從古本作士雖有學而篇首君子二字失於刪去耳

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越謹按者衍字也下文逝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闔無務博聞上句竝無者字是其證

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

越謹按漏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擣于三豆今文辯皆

作偏是辯與偏通用物言偏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

所染

懃謹按畢云呂氏春秋高作卻疑當爲卻晉有卻氏然晉有卻氏未聞有卻偃也王氏念孫曰高當作寧卽城郭之郭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今按王說得之矣然必謂高是寧之誤則猶求之形而未求之聲也高與郭一聲之轉耳故從高得聲之字玉篇孺音口角切敲音口卓切嚮音胡角切然則高亦可讀如郭矣詩緜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郭偃之爲高偃猶郭門之爲皋門也

子九

四

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

法儀

懃謹按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竝無五者

賊其人多故天禍之

懃謹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天福之

相對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

七忠

懃謹按王氏念孫謂待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交管子

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士者持祿游

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按王說是矣然以憂爲

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匙言持祿
愛交者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
持養之榮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
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
竝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
此文旣云持祿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
蓋本作恙交恙卽養之段字古同聲而通用莊子至
樂篇若果養乎予果歡乎養當讀爲恙爾雅釋詁恙
憂也故與歡爲對文也此云仕者持祿游者恙交恙
當讀爲養後人不達段借之旨引爾雅恙憂也之訓

子九

五

以釋之遂有改其字作憂者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
矣

斯言不忠所忠不信

樾謹按言乃信字之誤

二穀不收謂之旱

樾謹按旱者不雨也不得爲二穀不收之名疑旱乃
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罕饑也
罕也皆稀少之謂饑猶饑也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
作一穀不升謂之嗛嗛猶歉也然則二穀不收謂之
罕其義正一律矣

爲者疾食者眾則歲無豐

樾謹按疾當爲寡爲之者寡食之者眾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爲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

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樾謹按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卽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

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

辭通

子九

六

樾謹按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

此非云益煖之情也

樾謹按情猶實也煖之情猶言煖之實云益者有益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益煖之情猶曰此非有益煖之實上文曰冬則輕煖夏則輕清而此獨言煖者衣固以煖爲主耳

冬則東水夏則飾餼

樾謹按畢解飾字曰若覆食之幕然凍冰二字一義飾餼二字亦必一義不當如畢氏說也飾疑餽字之誤論語曰食餼而餽冬則凍冰夏則餽餼兩句文義

正一律鶴字右旁之曷隸書或止作弓而飾字隸書
或以飭爲之兩形相近故誤耳
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樾謹按非字衍文

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

樾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弟期爲茅茨然茅茨土階
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
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
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
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

子九

七

宮室言也下文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
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今作茅茨則眞無樂矣疑後
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
而闕其疑

以勞殿賞

樾謹按畢云殿讀如奔而殿此殆非也論功行賞勞
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定一聲之
轉文選江賦注曰澗與澁古字通殿之與定猶澗之
與澁也詩采芣篇殿填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鎮也鎮卽
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填也填與奠通禮記檀弓篇

主人既祖填池鄭注填池當爲奠徹是也奠亦定也
周官司土職曰以久奠食此云以勞殿賞句法一律
殿奠文異而義同

舉公義辟私怨

樾謹按畢云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說非也豈有私怨
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辟舉之乎小爾雅廣言辟除也
辟私怨謂惟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問故除去之
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讀爲弭此
辟字或從鄭讀亦通

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

子九

八

樾謹按畢云下疑脫一字非也施當讀爲惕尙書盤
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
也敬懼而施卽敬懼而惕交義已足非有闕文

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
不肖者寡 尙賢中

樾謹按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
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句
皆用是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率而爲
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
故於義不可通矣

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

樾謹按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曰字爲有字之誤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既云若法卽既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

子九

九

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而目俊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而目俊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

樾謹按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尙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而目俊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嬖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

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晉其有昭於

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

樾謹按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管隔句爲韻中二句承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韻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旣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灰於常陽

尙賢下

子九

十

樾謹按灰字之義不可曉疑反字之誤反者販之段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止作反也尙書大傳曰販於頓丘

昔者伊尹爲莘氏女師僕

樾謹按師當爲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

尙同上

樾謹按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

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蓄猶未
去也

樾謹按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亦與而相似
故誤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尙同
下篇使天不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
與此一律可證

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
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樾謹按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十一

子九

十一

字爲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是
其證也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
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運役天
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
異而實同運役卽連收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

尙同中

樾謹按靡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

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

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

篇禹旣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天志中

篇廡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磨字皆磨字之誤磨
卽歷之段字也說木王氏念孫此歷字誤作靡被磨
字誤作磨古書之晦久矣

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
天下之利

樾謹按此本作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今
作不避者篆文相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而辟天鬼
之所憎

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

樾謹按畢以幾字屬不聽獄不敢不中讀解曰幾讀

子九

三

如關市譏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并爲一事殆失之矣
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
傳訓幾爲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
語焉語注日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
并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

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
亂天下

樾謹按之衍字

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尙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
樾謹按畢云而讀與能同又據文選東京賦注引此

文作古者聖王惟能審以尙同是故上下通情因增入審字故字王氏念孫謂此本作是故上下請通請卽情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誤入正文又衍爲字耳文選注作通情者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今按其說皆是也惟以爲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尙同爲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遂誤作以爲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旣云審以尙同又云以爲正長一句

子九

三

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正長者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尙同爲政也若作尙同以爲正長卽失其義矣下篇云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證也選注刪此句畢氏王氏說亦未及故具說之助之動作者眾卽舉其事速成矣

樾謹按此本作卽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言卽其卽則古通用也今作卽舉其事誤

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

樾謹按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卽中情也下篇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土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是其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爲情故誤刪中字耳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中實亦卽中情也

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樾謹按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奪說字此下奪爲政二字當據下篇補

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尙同下

樾謹按賞下當有罰字義見上文而不可當作不可

子九

十四

而猶言不可以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

樾謹按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爲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

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尙同於天子

樾謹按下義字衍文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竝無下義字是其證也畢校已及之矣上下文竝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詩猗嗟篇舞則選兮

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撰與選通

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尙同於天

樾謹按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義見上下文

先之譽令聞先人發之

樾謹按畢校云先之二字一本作光當從之光廣古通用光譽卽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

臣自愛不自愛君

兼愛上

子九

五

樾謹按下自字衍文也上文子自愛不愛父弟自愛不愛兄皆無下自字

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

樾謹按兩人字下竝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竝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

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

兼愛中

樾謹按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

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柔柔篇逝不以濯尚賢篇引作解不用濯卽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

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樾謹按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乃反言以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

子九

六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

樾謹按君臣相愛至富不侮貧四十字本在上文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之下然而今天下之士子墨子

言曰十二字當作然而今天下之君子曰王氏念孫
已訂正矣惟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句亦難解於故二
字當爲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
皆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
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
義矣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

樾謹按辯其下脫書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
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
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

子九

七

連獨無兄弟者

樾謹按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鰥
或作粿皆假音然鰥鰥三字聲皆不與連相近畢
說非也連當讀爲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
篇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峙之門高注曰連嶁猶離
嶁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
注曰流連猶爛漫失其識業也然則流連卽流離也
亦其證也

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兼愛下

樾謹按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

墨子曰兼是也與此爲對文可證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必將無可焉

樾謹按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必將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

疾病不侍養

子九

天

樾謹按侍當爲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爲侍非是非命下篇下以待養百姓待亦當作持

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

樾謹按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

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

樾謹按爲吾身上當有若字上文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是其證

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
樾謹按惡下脫賊字當據上文補

故約食爲其難爲也

樾謹按其當作甚下二句竝同甚難爲卽至難爲也
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
其辭

以攻戰之故土地之賻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
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非攻中

樾謹按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意
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
字義不可通

古者吳闔閭敎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

子九

九

樾謹按敎下疑脫士子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卽
敎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
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
箇置戈其上冠鞬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之言則闔閭先
有此法矣

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非攻下

樾謹按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
侵凌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

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

樾謹按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

率不利和

樾謹按率讀爲將率之率利卽和字之誤而衍者

糧食不繼僚食飲之時

樾謹按之時當作不時王氏念孫已訂正矣僚字王云未詳今按僚卽際字張遷碑臚正之際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糧食不僚不僚卽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

子九

三

同後人不達僚字之義據中篇改爲不繼而寫者兩存之遂作不繼僚耳

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

樾謹按動乃重字之誤中篇曰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是其證

天不序其德

樾謹按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作序不可通矣下文曰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序亦享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九

子九

主

